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基督山伯爵 ②

(法) 大仲马 著
杨君 译

 万卷出版公司

(法) 大仲马

基督山伯爵 (下)

译者:杨君



万卷出版公司

© 大仲马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法)大仲马(Dumas,A.)著;杨君译.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1
(世界文学名著必读本)
ISBN 978-7-80759-586-1

I.基… II.①大…②杨…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7893号

出版发行: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数:975千字

印张:25.75

出版时间:200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文天

内版设计:陈敏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ISBN 978-7-80759-586-1

定价:45.60元(上下册)

联系电话:024-23284442

邮购热线:024-23284454

传真:024-23284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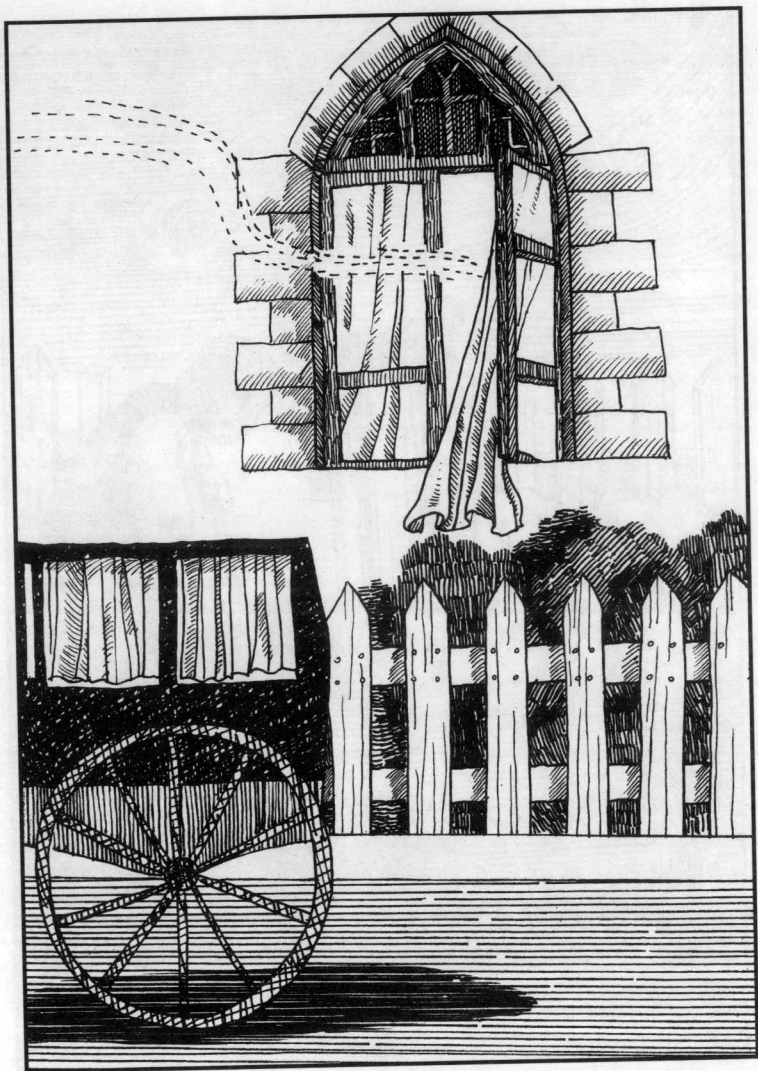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蔡智恒推荐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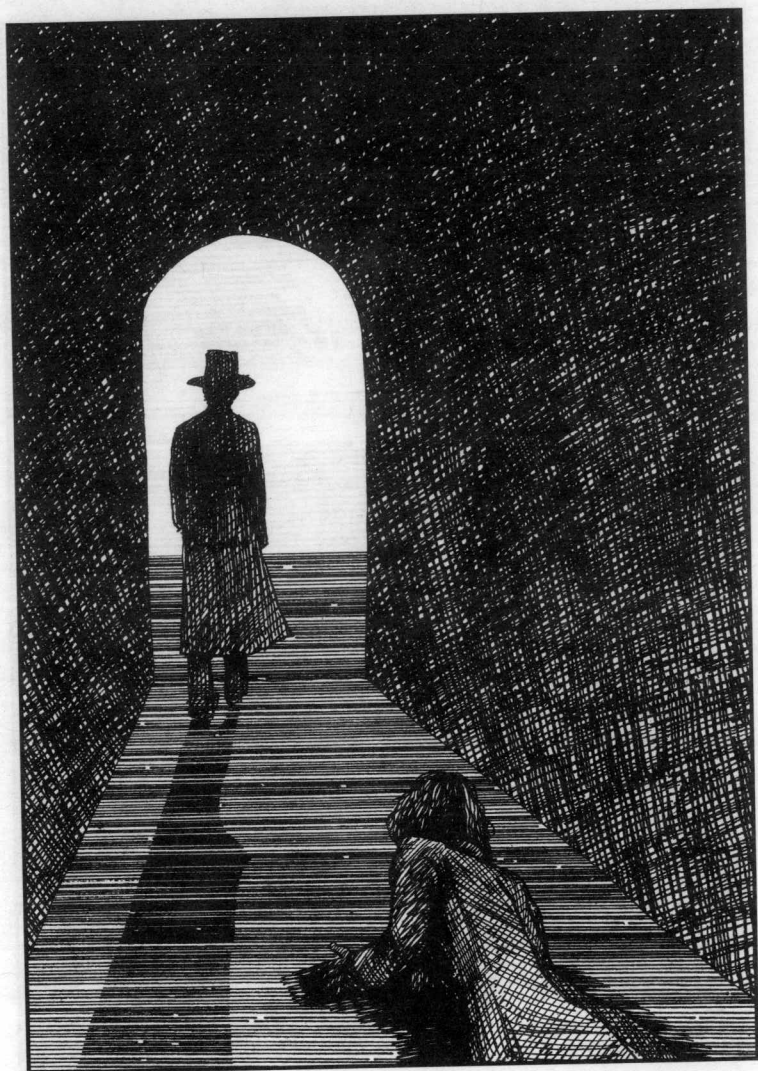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大文豪大仲马最经典的小说，故事题材环绕着复仇与公义，情节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故事性极强。阅读过程中，读者常处于亢奋状态，不一口气看完绝不罢休。但读完之后，往往令人深思。



众叛亲离、名誉扫地的费尔南在妻子和儿子同时离弃他，并且丑事全部败露后，伴随着屋子里传出的一声枪响，从一道被震裂的窗户中，冒出了一缕黯淡的烟雾。费尔南结束他罪恶的一生。



维尔福疯了，一连串的精神重创使得这位毕生呼风唤雨、高高在上的检查官精神支柱在顷刻间崩塌。基督山伯爵复仇成功了，但他却没有料到对维尔福的复仇竟然会连累到一个孩子丧命。此刻他的内心也开始反省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都是正确的。



在对仇人们的逐一复仇后，埃德蒙·当泰斯饶恕了最后一个仇人——道格拉斯。虽然原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在复仇的过程中当泰斯渐渐放弃了仇恨，抬起了原谅。于是道格拉斯捡回了性命。



一切都结束了，放下了仇恨的基督山伯爵带着自己的爱人，了无牵挂地乘帆船向遥远的天边。埃德蒙·当泰斯虽然再次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但这次他留下了：“期待”与“希望”。

第五十六章 卡瓦尔坎特少校

基督山伯爵以少校马上要来拜访为由拒绝了阿尔贝的邀请，可他和巴蒂斯坦说的确实是真话。

七点的钟声刚刚响过，也就是在贝尔蒂西奥奉命去奥特伊的两个钟头之后，有一辆出租马车停在大厦的门口，让乘客在门口下车后，就马上匆匆忙忙地开走了，像是觉得干这份工作很丢人一样。从马车里出来的人是一位大约五十二岁左右的男子，身上穿着一件那种在欧洲流行已久的绿底儿绣黑青蛙的外衣。他的裤子是蓝布制成的，皮鞋非常干净，可擦得不怎么亮，并且鞋跟儿稍微厚了一些；手上戴着鹿皮手套；一顶略像宪兵经常戴着的帽子；一条黑白相间的领结，这条领结如果不是物主爱怜的话，原本是可以不再使用的。这位高贵人物拉响了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门上的门铃，问基督山伯爵阁下是否住在这里，听到门房肯定的回答以后，他就走了进来，顺手关好了门，开始走上台阶。

来者的头又小又瘦，头发斑白，蓄着灰色浓密的胡须。等在大厅里面的巴蒂斯坦一眼就认出了这位等待中的来客，因为对于外貌，他提前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通知。因此，这位陌生的客人还没有报他的名字，伯爵就已经收到了通知，知道他要来了。他被带进一间朴素典雅的会客厅里，伯爵面带微笑站起身来迎接他的到来。

“啊，亲爱的先生，非常欢迎，我正等着您呢。”

“大人真的是在等我吗？”那位意大利人说。

“是啊，我收到通知，得知今天七点钟会看见您。”

“那么，有关我到来的事情，您已经收到具体的通知了，是不是？”

“那当然。”

“可您确定您没有搞错吗？”

“我确定是这样的。”

“大人今晚七点钟等的人真的是我吗？”

“我完全可以向您保证，让您不必疑心。”

“啊，别，不必了，”那位意大利人说，“不用那么做了。”

“对，对。”基督山说。

他的客人好像稍微有些心神不定。

“让我来想一下，”伯爵说，“您难道不是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坎特侯爵阁下吗？”

“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坎特，”那位意大利人兴致勃勃地回答，“是啊，我确实是他。”

“前奥地利驻扎军营里的少校？”

“我是少校吗？”那老军人不安地询问道。

“是啊，”基督山说，“您是位少校，您在意大利时的地位就相当于法国人的少校。”

“那太好了，”少校说，“我不再需要更多的了，您知道——”

“您今天的拜访不是您个人的意思吗？”基督山说。

“不是，那当然不是了。”

“是别人让您来的吗？”

“对。”

“是那位心地善良的布沙尼神父吧？”

“完全正确。”少校高兴地说。

“您是不是捎来一封信？”

“对，这就是。”

“那么，请交给我吧。”接着基督山拿过那封信来，打开读了起来。少校用他那双大大的眼睛注视着伯爵，然后把整个房间的情况扫视了一番。

“行，行，是的。‘卡瓦尔坎特少校，一位让人尊敬的卢卡贵族，佛罗伦萨卡瓦尔坎特族的后裔，’”基督山大声读着，“‘每年的进项是五十万。’”基督山的眼睛从信纸上抬了起来，行了个礼。“五十万，”他说，“可观！”

“五十万，是真的吗？”少校说。

“对啊，信里面是这么写的，这肯定不会假，因为神父对欧洲大富豪们的财产全都了如指掌。”

“那么，就算是五十万吧。可说句实在话，我倒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

“因为您的管家在偷窃您。在那些事情上您必须要改进一下。”

“您打开了我的眼睛，”那位意大利人一本正经地说，“我要请那位先生走路。”

基督山接着念那封信：

他有生以来只有一件不称心的事情。

“是啊，真的，就那么一件！”少校说，同时叹了口气。

就是失去了一个爱子。

“失去了一个爱子！”

那是在幼年时期被他府里的仇家或者是吉卜赛人给拐走了。

“当时他才刚刚五岁！”少校抬眼望天，深情地哀叹了一声说。

“可怜的父亲啊！”基督山伯爵说。

接着往下读道：

我给了他重生的希望，向他发誓，说你会想方设法地为他找到那个他徒劳无益地寻找了十五年的儿子。

少校以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的目光看着伯爵。

“这种事我有办法。”基督山说。

少校恢复了他的自持。

“噢，噢！”他说，“那么这信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了？”

“您不信吗，巴陀罗米奥先生？”

“我，那还用说，当然信啦。像布沙尼神父这样一个担任教育工作的好人不会骗人的，更不会和人开玩笑，可大人还没读完呢。”

“啊，是的！”基督山说，“还有一句附言呢。”

“对啊，对啊，”少校随声附和道，“还——有————句——附——言。”

为了不劳驾卡瓦尔坎特少校向他的银行提款，我赠送给他一张两千法郎的支票以作为他的旅费开支，同时还请他从你那儿领取你欠我的四万八千法郎。

少校显出非常焦虑的神情直到把那句附言念完。

“太好了。”伯爵说。

“他说‘太好了，’”少校心里默默地想着，“那么——阁下——”他回答道。

“那么什么？”基督山问。

“那么那句附言——”

“哦！那句附言怎么样？”

“那么你对那句附言也像那封信的正文一样完全可以接受吗？”

“那还用说，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像您这么有身份的一位人物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受窘呢？”基督山说。

“唉，说句实话，我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少校说。

“可别人总认得您吧？”

“对，别人认得我，那么——”

“请说吧，亲爱的卡瓦尔坎特先生。”

“那您可以给我这四万八千里弗尔了？”

“那当然了，随您什么时间要都行。”

少校惊喜得呆住了。

“可是请坐下啊，”基督山说，“确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居然让您站了十五分钟。”

“没事儿。”少校拉过一把圈椅，自己坐下来。

“现在，”伯爵说，“您想吃点儿什么吗？——是想来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还是阿利坎特葡萄酒呢？”

“来杯阿利坎特葡萄酒吧，要是不麻烦的话，我喜欢喝那种酒。”

“我这儿有几瓶上等的好酒。您用饼干下酒行吗？”

“行。我吃些饼干，谢谢您想得这么周全。”

基督山拉了一下铃，巴蒂斯坦走了进来。伯爵叫他走上前来。

“怎样？”他轻声地说。

“那青年到了。”贴身跟班也轻声地说。

“你带他去哪个房间了？”

“按照大人的叮嘱，去的是那间蓝客厅。”

“想起来了，此刻去拿一瓶阿利坎特葡萄酒和一些饼干来。”

巴蒂斯坦离开了房间。

“真的，”少校说，“这么麻烦您，真是过意不去。”

“鸡毛蒜皮的小事，何足挂齿。”伯爵说。

巴蒂斯坦带着酒杯、酒和饼干走了进来。伯爵把一个杯子倒满，可在另外一个杯子里面，他只是把这种红宝石色的液体倒了几滴。酒瓶上满是蛛丝，还有别的什么比这更足以证明这的确是多年的好酒。少校聪明地拿起那个倒满的酒杯和一块饼干。

伯爵让巴蒂斯坦把那个盘子放到他客人的那边，后者以一种非常满意的神情呷了一口阿利坎特酒，接着又很满意地把他的饼干放在葡萄酒里沾了一下。

“哦，先生，您是长期住在卢卡吗？您又富有又尊贵，又受人敬重——只要是可以让一个人幸福的资本，您全都拥有了？”

“全都拥有了，”少校说，急急忙忙地咽下他的饼干，“确实都拥有了。”

“您只少一种东西，要不然的话就完美无缺了，对吗？”

“只少一种东西。”那位意大利人说。

“而那种东西便是您那找不到的孩子！”

“唉，”少校又拿了一块饼干说，“那确实是我唯一遗憾的事情。”这位受人敬重的少校抬头望天，叹了一口气。

“先对我说一下，那么，”伯爵说，“您这么疼爱的令郎，到底是谁呢？——因为我总觉得您还是一个单身汉。”

“通常都是那么说，先生，”少校说，“而我——”

“对，”伯爵回答，“而您还有意证实那种传言。我觉得，您当然是想遮掩青年时期的一次失足，避免社交界传得沸沸扬扬？”

少校又恢复了先前的神色，重新装出他那惯有的冷静神态，同时垂下双眼，或许是想用这种方式恢复他脸上的表情或者帮助他的想象力；他不时地朝伯爵偷偷地看上一眼，可伯爵的嘴上还带着那种和蔼的惊奇的笑容。

“是啊，”少校说，“我确实希望让这种过失能够瞒过所有人的眼睛。”

“事情的起因当然怪不得您，”基督山回答道，“因为像您这种人是绝对不可能犯下这种过失的。”

“噢，不，当然怪不得我。”少校一边说，一边面带微笑地摇了摇头。

“而应当怪那位当母亲的？”伯爵说。

“没错，应当怪那位当母亲的——他那不幸的母亲！”少校叫道，同时第三次去拿饼干。

“我觉得，她是在意大利一流的家庭里吧，对不对？”

“她的家庭是费沙尔的贵族，伯爵阁下。”

“而她叫——”

“您想不想知道她的名字呢？”

“噢，”基督山说，“您对我说了也是多此一举，因为我早就知道了。”“奥丽伐·科尔西纳莉，是不是？”

“是奥丽伐·科尔西纳莉！”

“是位侯爵的小姐吗？”

“是一位侯爵的小姐！”

“而您不在乎她家人的阻止，最终娶了她？”

“对，我是娶到了她。”

“您一定把各种文件全都拿来了吧？”基督山说。

“什么样的文件？”

“您和奥丽伐·科尔西纳莉的结婚证书，还有你们的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我们的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的出生登记证——令郎的名字不是安德烈亚吗？”

“我觉得是这个名字。”少校说。

“什么！您‘觉得’是这个？”

“我不敢完全肯定，因为他失踪的时间太长了。”

“那倒不假，”基督山说，“那么您都把文件拿来了吗？”

“伯爵阁下，说起这事真是很抱歉，因为不知道一定要用那些文件，因此我一时疏忽大意，居然忘了带它们。”

“那就不太好办了。”基督山回答道。

“那么，它们真的是这么重要吗？”

“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啊。”

少校用手擦了擦他的额头。

“啊，坏了，不可缺少的！”

“当然了，没准儿这里会有人对你们的结婚或者你们那个孩子的合法性有所怀疑！”

“是的，”少校说，“或许会有人起疑心。”

“如果真的这样，您那个孩子的处境就会很不好了。”

“那对他没有一点儿好处。”

“也许还会使他错过一桩不错的亲事。”

“真是糟糕透顶！”

“您得知道，在法国，他们对于这些事是很重视的。像在意大利那样去教士面前说‘我们相亲相爱，请您为我们当证婚人’那是行不通的。在法国，结婚是一桩公事，正式结婚一定要有不可否认的证明文件。”

“那真是太糟了，我根本没有这些重要的文件。”

“多亏我这儿有。”基督山说。

“啊，当真！”少校说，他眼巴巴地看着这次旅行的动机将由于缺少那些文件而化成泡影，或者唯恐他的健忘也许会导致那四万八千里弗尔发生困难，“啊，当真，那真是太幸运了，对，真幸运，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要用它们。”

“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一个人不能面面俱到啊！可多亏布沙尼神父替您想到这点了。”

“他真可谓是个让人敬佩的人，”少校说，“他把它们送到您手里了吗？”

“这就是。”

少校紧紧地抓着手，以示敬佩。

“您是在凯铁尼山圣·保罗教堂里和奥丽伐·科尔西纳莉结婚的，这是教士的证明书。”

“对，是的，是这个。”那个意大利人惊讶地看着说。

“这是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的受洗登记证，是塞拉维柴的教士写的。”

“完全正确。”

“那么，拿上这些证件吧，和我没关系了。您可以把它们交到令郎手里，令郎会收好它们的。”

“我觉得他肯定会的！如果他丢了——就必须再去写一个副本，还需要拖一些时间才能够搞到手。”

“这事就不好办了。”基督山说。

“办到的可能性几乎很小。”少校答道。

“我很高兴见到您知道这些文件的意义。”

“我觉得它们是非常珍贵的。”

“哦，”基督山说，“要说那位年轻人的母亲——”

“要说那年轻人的母亲——”那个意大利人着急地又重复了一遍。

“要说科尔西纳莉侯爵小姐——”

“的确，”少校说，好像感到眼前忽然又冒出什么难题了，“难道还需要她作证吗？”

“不用，先生，”基督山回答，“并且，她不是早——对大自然还清最后一笔债了吗？”

“对啊，对啊，”少校说，“她早——”

“对大自然还清最后一笔债了吗？”

“唉！没错。”那位意大利人答道。

“我知道，”基督山说，“她已经去世十年了。”

“而我如今依旧在哀悼她的不幸早逝！”少校悲哀地叹息道，同时从他的衣兜里拿出一个格子花纹的手帕，先擦了擦右眼，接着擦了擦左眼。

“您还打算怎么样？”基督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死。现在您要明

白，亲爱的卡瓦尔坎特先生，您在法国不用对人讲您曾经和令郎分开过十五年。吉卜赛人拐骗小孩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并不经常发生，不会有人信的。您曾经送他去某个省的一个大学里学习，现在您希望他在巴黎的社交界来完成他的教育。因此，您被迫暂时离开了维亚雷焦，从您的太太死了以后，您一直居住在那里。这些就足够了。”

“很好。”

“如果他们听说了那一次分开的事情——”

“啊，对了，我说了些什么呢？”

“有位可恶的家庭教师，被府上的仇家收买了——”

“让科尔西纳莉家族方面的吗？”

“完全正确，他拐走了这孩子，想让府上这个家族断子绝孙。”

“那也说得通，因为他是个独子嘛。”

“不错，如今一切都说好了，这些重新唤起的往事现在可别轻易就忘了——您肯定已经猜想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了吧？”

“谁在这里？”

“您的孩子——您的儿子——您的安德烈亚！”

“我确实猜到了，”少校带着尽量最镇定的神情回答。“那么他在这里吗？”

“他来了，”基督山说，“方才我的贴身跟班走进来时，他对我说他已经到了。”

“啊！太好了！太好了！”少校说，他每叫一声，就动一下他上装上的扣子。

“亲爱的先生，”基督山说，“我完全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您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您自己。我应当用这段时间去让那位年轻人做好充分的准备只为这场想了很久的见面，因为我想他心里的焦急也不亚于您。”

“这我可以想象到。”卡瓦尔坎特说。

“那好，一刻钟以内，您就能和他见面了。”

“那您还领他来吗？您还会亲自领他来和我见面吗？您真是太好了！”

“不，我不想来介入你们父子中间。你们单独相见吧。可不用激动，就算父子之间的天性不提醒您，您也不会搞错的。他一会儿从这个门走进来。他是个很英俊的年轻人，肌肤白皙——也许有些太白了——性格很开朗，可您过会儿就能见到他了，还是让您自己来评判吧。”

“等等，”少校说，“您知道我身上只有布沙尼神父送给我的两千法郎，这些钱我已经当旅费花了，因此——”

“因此您想要钱，那当然可以了，亲爱的卡瓦尔坎特先生。嗯，先给您八千法郎。”

少校的眼中闪烁着光芒。

“现在我只欠您四万法郎了。”基督山说。

“大人要不要收据呢？”少校说，并把钱放进他上装的衣兜里。

“要收据干什么？”伯爵说。

“我觉得您也许会让布沙尼神父看。”

“噢，在您收到那剩下的四万法郎时，您给我一个整数的收据就行了。我们都是正人君子，不用这么计较。”

“噢，对，确实是这样，”少校说，“我们都是正人君子。”

“还有一事。”基督山说。

“说吧。”

“您能容我提个想法吗？”

“当然了，我还想着呢。”

“那我奉劝您不要再穿这种样式的衣服了。”

“真的！”少校说，带着非常满意的神情看看自己。

“没错。在维亚雷焦时也许可以穿它，可这件衣服，无论它有多高雅，在巴黎却已经变得陈旧了。”

“那太倒霉了。”

“啊，如果您真的喜欢穿您这种旧式的衣服，您在离开巴黎时可以穿上这件。”

“可我穿什么衣服才好呢？”

“您皮箱里面都有些什么样的衣服？”

“我的皮箱里面？我就有一个旅行皮包。”

“我敢说您确实没有带其他的東西来。一个人有什么必要拿那么多东西来给自己增添麻烦呢？并且，像您这样一位老军人出门时，总爱尽量少拿行李。”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

“可您是一个谨慎而又有远见的人，因此您先打发一个人把您的行李运过来。现在已经运往黎希留路太子旅馆了。您就居住在那里。”

“那在那些箱子里面——”

“我觉得您已经吩咐您的贴身跟班把您可能需要用的衣服全都放到里面了——例如您的便服和制服。每逢重要的场合，您一定要穿上您的制服，那样看上去才庄严一点儿。不要忘记佩戴上您的勋章。法国人尽管还在嘲讽勋章，可还是总把它们佩戴在身上的。”

“太好了！太好了！”少校禁不住高兴地说。

“如今，”基督山说，“您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要太高兴了，亲爱的卡瓦尔坎特先生，请等着和您那走失的安德烈亚相聚吧。”

说完，基督山鞠了个躬，走到门帘的后边了，让少校一个人沉浸在疯狂般的喜悦中。

第五十七章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

基督山伯爵进入旁边的一个房间，也就是巴蒂斯坦叫蓝客厅的那个房间，看到那里有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他是在半个钟头以前乘坐一辆出租马车到这儿来的。当他前来拜访时，巴蒂斯坦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谁，因为他的主人提前已经向他具体讲过来客的相貌，因此一看到这位一头黄发、胡子发红、黑黑的眼睛、白皙的皮肤、个子高大的年轻人，自然就毫无疑问了。

伯爵进入房间时，这位年轻人正随便躺在一张沙发上，用手中拿着的那根镶着金头的手杖轻轻敲打他的皮靴。一看见伯爵，他连忙站起身来。

“我想你是基督山伯爵，对吗？”他说。

“不错，阁下，我认为你正是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子爵阁下吧？”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子爵。”年轻人一边重复着这个头衔，一边行礼致意。

“您是带了一封推荐信前来见我的，对吗？”伯爵说。

“我之所以没有说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感到那个签名十分奇怪。”

“‘水手辛巴德’，对吗？”

“是的。因为除去《一千零一夜》中那位声名显赫的辛巴德之外，我从来不认得一个姓这个姓的人——”

“唔！他就是那个辛巴德的后裔，并且是我的一位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十分富有的英国人，为人古怪得简直近乎疯狂。他的真名是维尔莫勋爵。”

“哦，是这么回事！那就什么都明白了，”安德烈亚说，“这倒很奇怪。那么，这个英国人就是我在——哦——不错——太好了！伯爵阁下，我听从您的命令就是了。”

“如果您讲的话都是真的，”伯爵面带笑容回答说，“您也许可以把您自己还有府上的事儿告诉我一些吧？”

“那是当然，”年轻人说，他的神情十分镇定，显出他的记忆力很好。“我，就像您所讲的，是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子爵，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坎特少校之子——我们卡瓦尔坎特这个家族的名字曾经铭刻于佛罗伦萨的金书里。本家族尽管还非常有钱（因为家父的收入达五十万），却曾经遭遇过很多不幸，而我在五岁时便被我那位奸诈的家庭教师骗走，因此我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没有看见我的亲生父亲了。当我到明白事之年，可以自己做主之后，我就一直不停地在寻找他，然而一点儿收获都没有。后来，我收到您朋友的这封信，信中提到家父现居巴黎，并且要我亲自前来向您打听关于他的消息。”

“的确，您所说的这些话我感到非常有趣，”基督山怀着阴郁的满意看着那个年轻人说，“您将自己所有的心事全都倾诉给我的朋友辛巴德，这一点没错，因为您的父亲确实在这里，并且正在寻找您。”